

詩心畫意天地美 高懷雲嶺繪古今

范曾八秩之慶藝文展



■范曾畫山像

自古以來，藝術以「詩、書、畫」一體為巔峰，而工書善畫且能詩的著名國學家、書畫大師範曾，又被世人稱為「三絕」，可謂是才氣縱橫、週出俗塵。然年至八旬的他，依然心如赤子，將「成為畫家」作為「夢想」，用捨我其誰的勇氣，為自己的藝術使命做出註解；年至八旬的他，依然摒除偽善，將「回歸自然」、「天地大美」作為方向，用心情陪伴、神遊跡化之境，為中國畫的吐故納新尋找生機勃發之路；他以排異破山之勢，自拓天籟、自開戶牖，登臨中國藝術峰巒，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和繪畫符號。

提倡「回歸古典」、「回歸自然」的範曾認為，當某藝術作品接近於天地之大美時，可稱之為「大作」，「因有返璞歸真的赤子之心，故能真切如此。」正如範曾所言，「天地大美，非止其體積之橫無際涯，固然碧海蒼天、崇山大川、雪霽雲寬，日月星辰都是大美所在；而寸草片葉、纖電髮絲、吉光片羽，也都是大美所在。」

「美」應回歸樸樸童貞 詰屈聱牙逃不出天蒼巨眼

從盤古開天闢地至今，何為「美」歷經了反覆萬千的認知變化，從混沌認識到長遠一個世紀的反傳統審美又至古典主義的復歸興起，「美」在東西方都遭遇了不可言喻的毀滅與重鑄。在此處，範曾仍不忘一個「赤子」的謙卑。他認為，正確的審美就是摒除偽善、謬說、荒誕、矯情、扭曲、故弄玄虛，以及故作高深，是回歸字宙本體的和諧、淳樸和童貞。「現代美學家們費盡筆墨和口舌，詰屈聱牙，深奧晦澀，講了無數深旨大義，」他稱，「其實最終還是逃不出天蒼巨眼，回歸到最原始、最簡捷的審美上來。」

範曾表示，在人類童年時期，天真無邪，充滿幻想，那時的人們是把美當成一種標準，而且是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放眼歷史長河，世界維度，當蘇格拉底來到人間的時候，東方的孔子已經建立起自己不朽的儒家學說，孔子去世107年後，孟子又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同時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這些先哲聖賢們在最初200多年間建立起來的倫理、道德、智慧大廈，何嘗不是「健康童年」的童貞成果？

「那時的人類歡愉得天真，悲哀得真切，英勇而壯烈，雄辯而自信，」他笑稱，當莊子悲慮御風，展開那浪漫悟性的雙翅，揭示其「天地大美」的理想時，亞里士多德正攬轡登車，驅策理性邏輯的車駕，奔赴那浩淼的未知世界。

危機的不是中國畫 而是對中國畫的無知

其實，這種面對自然大造的謙卑之情，處處可見於範曾的作品當中：一花一草，無不自適其情；一山一水，皆若可遊可居；一事一物，無不有理可據；一顰一笑，皆可妙奪其神。此種領悟亦與其家學淵源密不可分，範曾南通范氏可溯源至南宋名臣范仲淹，而此後，家族中人才輩出，都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從范仲淹、范純仁到范德輿、范鳳翼，再到范當世、范子愚，到第13代範曾先生，時間橫跨400餘年。從明末至今，13代中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詩人、文學家和畫家，而足可彪炳於中國文化史的巨擘大師，範曾可算一位。

職是之故，已走過八十年春秋日月的範曾一直不為潮流所動、不為奇說所惑，以固有的步伐，堅定地走自己的藝術之路。可以說，在世紀之交的前後四十年中，這位獨行者，秉著「吾儕所學關天命」的文化使命感，一力將中國畫推向了新的藝術高峰。「衡量藝術亘古不變的原則是好和壞，而不僅僅是舊和新的。接近了天地大美的理與性，便是好，乖違斯二者，便是壞，」他常講，「這種以自然為本的心物互動，正是古往今來一切藝術大師走向成功的康莊大道。」

在他眼中，中國畫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魂，而中國古典繪畫所表現出來的藝術語言上的高深、沉雄和典雅，則遠超人們想像。「有人說中國畫陳腐，說它屬於歷史而不屬於今天，」他說，「然而他們為中國畫開的藥方，卻是棄舊圖新。」一直以來，範曾都認為，創新本來就是中國畫的一個優秀傳統，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畫不斷吸納各種外來藝術的營養，吐故納新、推陳出新、革故鼎新。有人說中國畫面臨危機，他則認為，「危機的不是中國畫，而是對中國畫的無知。」

葉嘉瑩先生曾評論稱，若就今日一般之畫家言之，則欲求一有不羈之才如范曾者固已極為難遇，若欲更求一有文學詩歌之修養

如范曾者，則更屬難能。而在範曾幾近八十年的藝術生涯中，「書畫同源」、「詩畫一體」向來是其奉為真理的藝術理念，「『書畫同源』之說的根本原因，亦在於以自然萬類作為表現對象的繪畫同樣是『道法自然』的。」他進一步解釋稱，中國繪畫語言之基本元素，乃線條筆墨，線條筆墨之優劣成為衡量作品質量的前提，而中國畫的線條筆墨又與書法有著直接的關係。而談及「詩畫一體」，他則表示，中國畫和中國詩一樣，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遠離了狀物象形的階段，走上了匠心獨運、以抒發作者情感為終極目標的境界，而此種抒發，又觸及藝術的本質，也就是藝術的社會功能——「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談及其所備受稱道的潑墨人物畫，範曾則親授經驗稱，第一需要的是畫家的主觀心理狀態，必須有躍馬躍書、奔逸天岸的豪縱之情；必須有萬象畢呈、造化在手的移山心力；必須有機騰鷹驥、擊電奔雷的箭發之勢。當此之時，解衣懸帶，目空今古，放筆即來筆底，狀物如在目前；縱筆處如飛瀑之懸崖，收筆處如鴻聲之斷衝霄；闊肆至極，不失矩度；恣情怒狂，將歸內斂。然而，他話鋒一轉，這還不是潑墨最難處，潑墨人物更難在這瞬息間，畫家還必須所表現的人物心許而情伴，神遇而跡化。這當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而此「心許情伴、神遊跡化」的「技巧」也早已超越技巧本身，上升至技進乎道，物我兩忘、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



■神悟



■黃賓虹造像



■簡筆老子



■廣陵散



■文姬歸漢圖



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大道至明 筆墨日靈

作為一個享譽中外的國畫大師，範曾在創作過程中心手相忘，自見自足；筆與墨會，自成氤氳，故對藝術的本質有著自出機杼的解會，所謂「以內美而求大美，這便是藝術的本質，也是藝術創作主體論的核心。而自然的大美則是其自身永恆的和諧」。大道至明，大法至簡，參透斯理，則聰明日生，筆墨日靈矣。

範曾操作伐柯，準則在握，故「掛一漏萬」地總舉出他所激賞的最能代表「中國畫」的歷代畫作，此乃「氣韻生動」之傑構也，其中尤以八大山人、倪雲林、王蒙、李成、范寬為特出，以為「那是幾座不可搖撼的大山」。近現代的大師，範曾則獨推李苦禪、李可染、傅抱石、黃賓虹、蔣兆和、徐悲鴻、黃胄。對此，學者們雖未必皆能認同，但深者得其深，淺者執其淺，皆視各人的問學造化而定，不必強求一致，但範曾獨到的審美靈力以及「破陳門戶之見」的學術定見與識力，已彰然在目矣。

在對具體的筆墨技法的研究上，範曾有鑒於「所有有用的毛病都是矛盾一方的失控，轉向事物的反面」，故特別強調必須遵循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守其雌，知其恐，守其雄，知其恐，守其雌」的辯證思維，以到達「知其剛強，守其溫柔；知其黑焉，守其舒緩；知其恐捷，守其謹藉；知其風動而守其凝重」的和諧之境。

為申正「無法之法」的道理，範曾又進一步指出：「一個藝術家，能從自然大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源泉中汲取靈感，在森嚴的法度中又不受半籠拘束，最後回歸自然。這個過程是古往今來真正能創造大美真美的藝術大師所必然經歷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既需有內美，又要有修德的原因。」

範曾先生力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打通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各個人文學科關係的堅毅努力，以及藉對畫法的研究實現其執一取萬、致遠立極的宏遠式的研究方法與實踐往哲，進啓後人的天才洞見。

寫至此，筆者忽然想起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天才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個能聚眾燃點的透鏡。」而範曾手中的「透鏡」究竟是什麼呢？我想，這「透鏡」應為執一取萬、致遠立極的宏遠式的研究方法與實踐往哲，進啓後人的天才洞見。

（作者：邵盈午，江蘇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

關一條達到真理的門路」（歌德語），範曾從心放筆，不時發出如斯卓見：「東方的（主要指辯證）學問在二千五百年前，已達致至善無殆的淨域，它偉然而立，自足無礙，也是不需要它山之石以攻的璞玉。」

基於這種文化自信與藝術自覺，範曾強烈反對對藝術家一味急功近利、獵奇求異，一再強調「衡量繪畫其實重要的是好與壞，而不僅僅是新和舊」，此乃範曾先生通過對大量的中西文化現象進行比勘後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微言精理，已浸成通向定論。

對於現代西方的某些藝術家，對目前國內的某些新潮、前衛藝術家抑離傳統，特離藝術標準，一味逐新求異的行為，範曾則諷諷直刺，毫不留情。在範曾看來，這與被推尊為使人類最終得以救贖的文學藝術的原旨，相去奚啻霄壤！

一貫捍守中國傳統精神命脈的範曾先生，通過他那一系列勝義無窮、力隔時弊的文本建構，事實上已然為世人提供了一種從傳統內部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尋找超越動力的精彩圖案。我們始終能夠深切地感覺到作為學術大師的範曾自覺抵禦科技思維對詩性思維的強暴侵犯的超凡勇氣——至於流貫其中的那種豪縱自信矜矜自雄的奪人氣勢，那種行雲流水妙論橫生的話語風度，那種一匡澆瀆、復歸醇正的文化雄心，那種「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在逍遙以及那種「隨事制宜，從意適變」的行文特點，無非是一個自開生面、獨領風騷的天才自由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

寫至此，筆者忽然想起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天才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個能聚眾燃點的透鏡。」而範曾手中的「透鏡」究竟是什麼呢？我想，這「透鏡」應為執一取萬、致遠立極的宏遠式的研究方法與實踐往哲，進啓後人的天才洞見。

（作者：邵盈午，江蘇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



■戴高樂像

■愛因斯坦像

■七律 題王國維先生像

■楹聯

名家論范曾

楊振寧：對範曾所畫《陳省身楊振寧像》及題詩極極讚賞，以為雖英國大詩人蒲柏（Pope）無以過之。

季羨林：我認識范曾有一個三步（不是四）曲：第一步認為他是一個畫家，第二步認為他是一個國學家，第三步認為他是一個思想家；在這三個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遠的造詣。

錢鍾書：畫品居上之上，化人現身外身。

尼古拉·薩科齊（法國總統）：我本人特授予您這一崇高榮譽（「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以表彰您對我國做出的貢獻及對我國的熱愛，我謹向您表示最熱烈的祝賀；法國向您致以敬意，您當之無愧。

羅馬諾·普羅迪（意大利前總理）：範曾先生的書畫作品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寫照。這些藝術作品承載着中國傳統文化並開啓了新的未來。我已去過維托里亞宮參觀了您的畫展。當時由文化顧問高塔特先生為我做引導，那真是一次「無與倫比」的美妙體驗。

路易斯·高塔特（意大利總統顧問）：通過范先生和他的作品，我感受到來自永恒的中國的信息，多虧了范先生，讓這個我童年常常夢想的國度，如今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眼前。我從來不敢想，我會與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之一對話。謝謝范曾先生，親愛的大師，給予我這個偏愛。

加布里埃爾·德布羅意（法蘭西學院總院長）：「與您在北京大學就中法兩國的語言之美進行交流，倍感榮幸；在您家中的晚餐，使我們得以直接、深入的交談，則更為幸事。大師，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及最美好的回憶。」（《德布羅意致范曾書信》）

葉嘉瑩：支撐起他非凡之畫骨的，原來正是由於其內心中所蘊含的一份涵養深厚的詩魂，而且無論其所繪者之為詩人與否，其筆墨深處似乎都有着一種詩魂的迴盪。若就今日一般之畫家言之，則欲求一有不羈之才如范曾者固已極為難遇，若欲更求一有文學詩歌之修養如范曾者，則更屬難能。范曾先生不僅工書善畫，而且能詩，其所自作之詩篇亦復才氣縱橫迥出俗塵之外，世稱「三絕」。范曾先生自可當之而無愧。是則其負一世之盛名，固絕非偶然者也。

陳省身：讀范曾兄《莊子顯靈記》，有當年讀社工部《秋興八首》的感覺，感慨萬千，涉及當前基本問題，非常佩服。

劉開渠：《黃山松風圖》，主要由糾盤枝的奇松翠柏和神逸飄渺的白雲所組成，遠處襯托青山與飛泉，並用一白衣老人和一紅羅童子，增添了這幅畫的雲山多變，松風迴旋，具有生動的昇贊和深遠的意境。他用豪放的筆線，如律的氣韻，體現了灑脫、曠達的風度與胸懷。這正是以詩境、以書為骨的神韻風格與個性。

馮驥才：范曾先生以其靈動高超的白描線條，嚴謹精確的造型，深切入微的神情表達，將其作品無形和深在的內涵，外化為象；丹青妙入，逸趣橫生。（評《齊魯小說圖集》）

鄭欣淼（故宮研究院院長）：范曾先生以畫名世，認真讀他的書、畫、詩、文，會感到他在各個方面成就都很大。范曾藝術其實是一個整體，一個具有鮮明中國藝術、東方藝術精神的整體。

薛曉源：范曾先生的著作有奇特的運思方式，他「用詩人之心觀物，用詩人之舌言情」，打通了中西文化的時域，穿透了文字哲學的壁壘，使文史哲藝術學科有機互證，建構了一個色彩瑰麗、氣勢恢弘的有意義的思想歷程。



■范曾（右）與楊振寧（左）、陳省身（中）交談



■2010年9月10日，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愛麗舍宮授予范曾先生「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范曾簡介

范曾，1938年生於江蘇南通，中國書畫大師，著名國學家、詩人。現為北京大學講席教授、中國畫法研究所院長，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終身研究員，南開大學終身教授，南開大學文學院、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南通大學終身教授，稽山書院、盤山書院院長。

2008年獲法國西貢公民之星金質勳章。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命為「多元文化特別顧問」。2010年9月，法國總統薩科齊向范曾先生授予「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2011年獲「中華藝文終身成就獎」。2015年6月30日，意大利總統塞爾吉奧向范曾先生授予意大利共和國大將軍勳章。

范曾先生出身於中國延續450年不斷十三代詩人的著名文化世家。提倡「回歸古典」、「回歸自然」、「趨近自然」、「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國家圖庫收藏130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述：痴於繪畫；能書；偶為辭章；頗訂己書；好讀書史，略通古今之變。

在范曾八十壽辰當日，被譽為其「前半生藝術成就概括」的《高懷雲嶺——范曾八秩之慶藝文展》今日正式登陸中國國家博物館。據悉，此次展覽將展出范曾先生自二十四歲開始至今的一百餘幅繪畫，以及四十餘首詩詞、聯語和歷年文、史、哲、藝著述共一百餘部，其數量之多、涵蓋之廣、寓意之深，可謂是前所未見。

范曾的藝文不只在國內極富盛名，而且有著廣泛的世界影響。國內外的政要、評論家、藝術家對范曾的藝術成就，亦給予了很高評價。范曾躬耕不輟、朝斯夕斯，未曾有一日懈怠。他的每一篇碑文、辭賦、楹聯，每一幅書畫作品，可謂是嘔心瀝血之作。作為中華傳統藝文的守護者和拓展者，他自知責無旁貸；作為「新古典主義」的首創人，他提出的「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的、書法的」、「以詩為魂、以書為骨」、「回歸古典、回歸自然」已廣為流傳，成為中國畫研究法的經典話語。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介紹，范曾與國博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自24歲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博的前身之一）後，范曾在這裏工作了16年。」呂章申稱，這16年是范曾藝術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階段，而國博恰恰是這位藝術大師心靈成長史、藝術成熟史的見證者。

呂章申評價稱，范曾的作品讓人深刻體會到什麼是「文化自信」；他用畫筆為中華民族古往今來的聖賢、哲人、英雄、文豪立傳，也為全人類的科學、思想、藝術巨擘傳神；在他的筆下，山川雄奇而瑰麗，四時變幻而靈秀，一花一草，一鳥一獸，無不生機盎然、詩意濃郁。他認為，這種雄強的、奮發的藝術，正是我們民族砥礪前行時最需要的精神營養和文化支撐。

呂章申透露，畫冊中的部分精品力作，范曾先生已經捐贈為國博的永久收藏，「這體現了一位心懷家國的藝術大師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他指出，在國博豐富的藏品系列中，捐贈作品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和相當的數量，構成了國博重要的館藏基礎，而范曾的義舉，無疑將為國博館藏增加新的內涵。

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展覽之所以稱「藝文展」，是由於范曾先生不只是當代傑出的畫家，還是一位眾所周知的傑出詩人，散文家和哲人，秉承著更多維度展現其藝術成就的，總結其藝術生涯的理念，本次展覽不僅有精品繪畫、書法作品，還將有其前半生所著文史哲藝術相關著作、詩詞聯語等，以及其家學淵源的系統介紹。